

燕巢与花事

书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燕巢与花事

苏枕书 著

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燕巢与花事 / 苏枕书著. — 北京 : 北京联合出版
公司, 2012.2
ISBN 978-7-5502-0544-4

I. ①燕… II. ①苏… III. ①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20889号

燕巢与花事
作 者: 苏枕书
选题策划: 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李 征
封面设计: 黄柠檬设计工作室
版式设计: 黄柠檬设计工作室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安华西里一区 13 号 2 层 100011)
廊坊市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80 千字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8.5 印张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978-7-5502-0544-4
定价: 32.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8206 9000

简介

将记忆形诸文字是一种冒险。斗转星移，草木荣枯，书页间翻过的光阴，路途上遇见的人事，本来均是羚羊挂角，草蛇灰线，一旦写下来，便有迹可循，但却往往落了窠臼。但是往昔的珍藏，终要作今朝的离歌。李白诗云：『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松尾芭蕉也说过：『逝去之年亦为旅人也。于舟楫上过生涯，或执马辔而终其一生之人，日日生活皆为行旅。』在乘桴向浮生沧海之前，不妨在记忆的凉夜里秉烛夜游，以此向往昔珍重作别。

苏枕书，客居京都，爱猫，爱植物，醉心文史。已出版《连生》《阑珊》《岁时记》《不许流光入梦来》等多部小说。出版随笔集《尘世的梦浮桥》，人物评传《一生负气成今日》。自笑耽书成癖，煮字疗饥。

目 录

72	61	56	51	48	42	38	32	24	16	11	6
折枝	我的祖父祖母	燕巢与花事	从前	日本文艺中的猫	猫事	儿时的雪天	醉与微醺	父亲	夜市	花市	自省与手稿
131	126	121	114	109	106	102	97	93	86	83	78
夕颜凝露容光艳	酒糟小芋头	七草粥与杂煮汤	寒夜	梨木神社	流萤	初夏	梅雨	墓园	庐墓	地藏	巫女

198	188	183	180	174	170	159	155	151	146	144	139
吃货	舌上滋味	蔬食	茗荷	看花人	稻香村	《万叶集》的和歌山	武士的家计簿	寒椿	作庭	寄与爱茶人	蝉衣一袭余香在

254	244	242	239	235	232	225	219	215	212	209	206
旅人	洛中蠹鱼录	暮色之味	岁时	京都人	光阴	腊月的吃	茶泡饭	春盘	莲花	泥螺	吃茶

自省与手稿

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写作于我而言是被禁止的。我高中时在竞赛班，父母担心写东西耽误功课，严格限制我触碰功课以外的书和纸。人也真是奇怪，越是禁忌，越锲而不舍。高中三年，反而是最执著于读书创作的时期。当然，那样的年纪看到的、写下的，难免流于意气，如今回头看，无非一笑。

写作这件事情，我开始得很早，几乎是自然而然的事，和长大了会走路会说话一样，也不记得有什么特别的养成计划。从小学到高中，我一直用笔写各种故事。五年级时，我写了第一个长篇，是章回体，受了《红楼梦》、《儿女英雄传》等的影响，拿白纸订了一本册子，竖行写。每写一章，我都要念给祖父听。母亲很忙，有时我便跟在她后面念。她在前面淘米、洗菜、搓衣服，一边听一边回头道：“大声点，听不见啊！”

后来，那个小说不知道有没有写完，也许是写完了，也许是搁在哪个角落了，总之是找不到了，情节也完全忘记了。只记得那些夏天的黄昏，我洗完澡点了蚊香伏在院内的桌上写，祖母说：“不要写了，天黑了！要生夜盲眼。”我说：“点着灯呢。”她边为我摇扇子边说：“点着灯也太暗啊！”

高中时，家里对我管束甚严，电脑也是碰不得的，大概怕我成为网瘾少年。其实，最重要的原因，应该还是不想让我写东西。那时候，我写得也真疯狂，一本一本不停地写。家长时常翻检我的屋子，手稿当然不能被他们发现。所以，在没有写完全篇之前，我都要写在零散的纸张上，一页一页编号，夹在物理书或者数学试卷内。全篇完成后再装订成册，外面包上伪装的封面，伪装成一本习题集；再由好友保管，外借、传阅。我始终感激一位女伴，感激她无私地将那些手稿做成安全的电子版。

缺乏安全感，又十分自卑的高中时的我，偏偏要不断地写，好像有无限的欲望与激情。夜里稿纸藏在物理书中写，写一些长长短短的故事，句子在纸上流淌得很快。窗外是小城静谧深浓的夜，雾气停在窗台。我还须竖起耳朵全面警惕，一旦门外有一丝动静，我都须不动声色地掩护纸稿，铺上物理习题，淡定地接受父亲的探班。

后来，我找出一段当时写的东西，原文是这样的：

那些日子，她常常一个人在图书馆寂静的阅览室里。阳光早早轻盈一跃，溜出这间大屋子。日光灯管单调地横于天花板下，荧荧地闪着叫人昏睡的白光，冰冷的、淡漠的光。镇流器发出啾啾的声响。一段没有边际的时光。

她数过，这里有九扇窗，每扇被窗棂隔成八块，安着灰绿的玻璃，边边角角还有细巧精致的木格窗边。苍虬的、细嫩的、单调的、杂乱

的，各种树枝拥挤在窗外，划分着窗棂框住的天空。

窗外有树，有花草，有台阶，有睡莲池，有高高的教学楼，有天空，有云，有鸟。图书馆的墙，是灰蓝的，有陈年雨水的渍。年代久远的爬山虎、凌霄、紫藤纠缠着诡异的根。窗帘是淡蓝的，描了细细的竹枝。窗外石阶下，有密密的书带草。冬天，撩开细长的绿叶，有幽蓝莹润的浆果。梧桐树下，有秋千。就这样，快要离开了，蓦然发觉那么多细节值得回味，那么多日子值得细数。丽日当空，天蓝如洗。仲春的翠绿树叶深深如醉，青碧如玉。仿佛世间所有的生命都应约前来，在刹那间，在透明如琉璃的阳光里，同时欢呼，同时飞跃，同时幻化为无数游离浮动的光点，然后，有种清醒的疼痛袭上心头，泪流满面。仿佛，她从来没有这样仔细地看过这座校园里的点滴。

总觉得这样的生命图卷可以放进任何一种时空聚合，仿佛早已安排好的一切，仿佛注定了的一般。总有这样的希望，总有这样的感动。刹那怔忡，于是停笔，看窗台上停伫的鸟。淡淡的灰尘味道悄然游走，绚烂的白桃花已然开败。张开双臂，恍然解脱。想起那些欢喜笑闹、悲伤忧郁的日子，知道自己回不去了，而自己又能去哪里？

现在肯定写不出这样的东西，因为觉得啰嗦、琐碎、感情莫名其妙、不知所云。

不过，那正是当时的我吧，卑微的，小小的，缩到角落去。每天在困倦中醒来到学校，没有尽头的课，面目可憎的物理，写到手软的

作业。夜里，在困倦中回家，战战兢兢的一天结束，还要继续做作业。当然，也是有快乐的，就是偷偷看书，以及写点儿什么。成年后，我用了很长时间才摆脱了那些阴暗、惊惶的情绪。

大学以后，东西全不是手写，手稿也成了过去时。有人来我家，偶尔也会翻翻，惊讶道：“写了这么多字啊！”

打开电脑，打开文档，这样一个冗长的过程，很容易消磨掉一些欲望。电脑写作太容易接触外界信息，也很依赖那些信息。随手搜索，或者打开电子书。这些固然便捷，但也很容易就把既定的思路打乱，走到另一条道路上去。

手写的感觉很好，干扰不多，也安静，除了速度问题值得考虑。

很想携着一册稿纸随意走，在任何一处停下来都能写，寺院、深山、茶铺、电车——觉得很可爱。芭蕉翁在漫长的苦旅之中也是随处即时地书写吧。

手工活儿和现在我的处境很不相宜。高效率、高产量——这些，手写都做不到。

不过没有关系，我还可以时常回忆，溯回至旧日光阴，那些笔尖触及稿纸流淌而下的快乐，一页一页翻看的喜悦，用其他颜色的笔修改增删时的安全感……这些，都未曾远离。



花 市



城里的花市是我爱去的。故乡城西有小花市，花农多是如皋人，长年居于此，在本地开辟花圃，沿街摆着盆花售卖。本地有一首竹枝词：“水心楼阁水连天，一带垂杨欲化烟。最是夕阳人问渡，临溪争唤卖花船。”注云：水心楼即魁星楼，在城濠中。艺花者多集于此。

城濠即环绕旧城的护城河，水心楼据说建于濠河西南方向的水中沙洲，今已不存。姜长卿《崇川竹枝词》也有一首写过：“水心楼子水中央，四面风多好纳凉。渡唤夕阳买花朵，茉莉栀子夜来香。”

姜长卿的另一首竹枝词也挺有趣：“东西寺外城南北，记取清明蒔菊苗。待到重阳花市近，一肩秋色担头挑。”

西寺建于宋乾道元年，曾挪作他用，后改为机关印刷厂，几年前交予佛教协会管理并使用，但寺内的印刷公司拒不搬迁。东寺与西寺

客居重庆时，我的学校在城北郊野，日常在山中，最近的小镇叫做两路。镇上有碧津公园，风景没有特别之处，唯有大湖与黄桷树。公园不远处有一条小街，我已不记得街名，只记得那里沿街有花市，植物品类繁多，有鲜切花与盆栽两种。重庆水汽充沛，植物长得很好。鲁祖庙与观音桥两处的花市也很可观，山坡上一道长街，两旁尽是花棚。

在北京，我常去的是官园花市。易活的植物如绿萝、薄荷、铜钱草、常春藤、红掌、仙人球等。雀舌栀子也有，只是北京天寒物燥，盆栽很难养活。《帝京景物略》中写过昔日北京城花卉之盛，极为有致，尤可追怀。

如今也能见到景山的牡丹、碧云寺的海棠、法源寺的丁香、大觉寺的白玉兰、燕园的紫藤。二三月杨花随风抛逐，春条初绽，最早的是迎春、山桃，而后为玉兰，亭亭满枝，极为隆重。玉渊潭有樱花，而赏花人太多。颐和园的紫丁香与刺桐花都好，落花满阶，宜乎暮春。城内最常见的花卉是花色丰富的月季，间有红叶李、紫薇、槐花、栾树的黄色小花，都是美的。还有牵牛、凤仙一类的草本，市面上不见售卖，住户家墙外却很常见。如今市中所售玫瑰皆为月季，亦未见芍药。芍药是姿态与名字都很优美的花卉，所以，我总因买不到而遗憾。

日本京都也有花市，规模更盛，相较之下植物种类亦多不少，因为不熟悉日本拉丁文直译的植物的命名规则，许多我都不知其名。如一年生草本植物大波斯菊，又名秋樱、秋英，日语叫做コスモス，即cosmos。日常营业的有大小花屋，每月总有几日，花农聚到白川疏水



道桥边售卖各种盆栽，也有苔皮与各类种子。有一次，一位从大原来的妇人那里买了一盆石竹花、一盆山茶。因为山茶花不好养，不久后就送给了我的房东。石竹花被放在我们的窗台上，小花香甜可爱，可惜一夕风雨坠落楼下，无法收拾。

有时，清闲的黄昏无事可做，我会到学校附近的银花园买几盆植物。铁线蕨好看，但很难养。多肉植物很可爱，品目极繁。有一种叫“福娘”的，幼弱的一簇，可以长满一杯。春节前花市有水仙、白梅、未开的樱枝可买。抱回一束，插在清水里，春分一过樱花就开了，比树上的略早几周。五月有花菖蒲，有芍药与牡丹，都是妍丽丰饶的姿态，如美人衣裾，赏心悦目。六月有绣球，几乎家家户户都开着，还有桔梗与百合。九月有桂树与柃木，入冬有茶梅与山茶花。不过，客居的人没有条件供养这些木本植物。葫芦花、牵牛倒是比较适宜的，还有金鱼草、小花向日葵等等。每年五月，便利店都有免费的花种可取，真是值得赞美和想念的事。

夜市



黄昏的时候，晴热的太阳沉落了，夕光与彤云底下的街市渐渐换上了另一种面貌。公交站与地铁口吞吐着下班回家的人。车流渐渐散去，如川中帆舸远向天际。

入夜时分，露水起来，街边食肆更显热闹。小灯泡缀成的“串”字是各家串串香通用的招牌，烧烤摊铁架下的炭火滋着滴下的油。

我曾在北京马家堡一带居住，从秋到冬。夜里下课，缤纷的夜市跃入眼帘。路边有人卖烤羊肉串，撒很多孜然，非常香，但并不好吃，因为用的肉不好。水果摊有店面与平板车两种，前者名目齐全，有苹果、柑橘、橙、沙果、葡萄、柿子一类时令果物，还有南方来的猕猴桃、火龙果、芒果。平板车上多是枣、苹果一类易储存、可远途颠簸的果实。北京枣品很多，马牙枣、山枣、酸枣、甜瓜枣等，最多见的还是马牙枣。各种枣树，居民家庭院内多有种植，墙外看着非常眼馋。